

寓賢

兩浙名賢錄

二十七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

寓賢

唐虞

許由

春秋

伍子胥員

越大夫范少伯蠡

漢

吳羌

錢元茂林

袁衛尉忠子秘附

大尉施君子延

蔡伯喈邕

許司徒靖

陸仲芳瓚

桓文林曄

孔潛

晉

臨海太守朱汎

許玄度詢

戴安道逵

王逸少羲之

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
曾孫康附

右軍長史孫興公綽

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秘書監孫安國盛子潛放附

宋齊梁陳

孔彥深淳之

尚書令何子季胤

劉孝標峻

庾肩吾

辛文達普明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宋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唐

正吳直節筠

歙州刺史陸公參佐

烏程尉喻鳧

丁翰之飛

陸鴻漸羽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五代

工部侍郎章仁肇

宋一

王邠公彥超

四川助教潘道遙閬

徐希顏復

商瑗

御史錢安道顛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衍聖公孔端友

子玠從弟傳附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王子安用亨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孺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侍講尹彥明焯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宰相趙元鎮鼎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鄂王岳鵬舉飛

斬王韓良臣世忠

資政殿學士韓以夫肖胄

國子祭酒邵民望知柔

太尉李君錫顯忠

温州通判魯仲常志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

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環衛上將軍孟載

五世孫性善附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矜

子附

龍圖閣學士趙子晝

秘書監朱新仲翌

奉議郎朱少章弁

趙彥遠善應

工部尚書王碩夫俱

禮部尚書洪光弼皓

三子附

和州守時傳之檄

侍御史黃龜年

兄岳年子衡附

烏程令蕭東夫德濂

白石道人姜堯章夔

國子祭酒

太師李

溥王游

諸如

參政

王

東

仁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長水屠懋昭用明氏閱

寓賢

唐虞

凡一人

許由

許由，潁川陽城人，寓武林山稽留峯，其遺跡也。太平寰

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箕山有許

由冢，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蓋由嘗游

覽於此故借其所隱以名云

春秋

凡三人

伍子胥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父奢爲太子建傅平王爲建取婦於秦而美少傅費無忌勸平王自取之別爲建取婦而使守城父備邊兵無忌不自安竊恐平王一旦卒太子建立將殺已由是日譖太子建以秦女故與太傅奢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怒召奢囚之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又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

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王遂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俱死無益且使父讐不報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毋徒俱滅爲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爾去矣爾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員遂脫身走與太子建之子勝奔於吳未至中道疾作吹簫乞食於市當是時吳王僚方強公子光爲將以伐楚拔其

鍾離居巢而歸。員因公子光求見吳王，因說之曰：「伐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伍員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畊於野。今嚴之胥村，其故跡也。公子光卒，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旣立，乃召員爲行人，與謀國事。三年，乃興師與員、伯嚭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將子常敗走於鄭。員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昭王出奔，員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復伐楚，取番。楚懼吳之復來也，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楚用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蘓，傷闔廬指，軍卻，闔廬死。太子夫差

立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吳王將許之員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與越平未幾謀興師伐齊員復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吊死問孤其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且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吳王不聽伐齊大破齊師以歸由是益踈子胥之謀太宰嚭既與員有隙乘間日夜讒員於吳王吳王信之乃使使賜員蠲鍤之劍以死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於員故所畔地立祠祀之命其村曰胥村在嚴城西四十里

辛汧

辛汧一名計然老子弟子爲范蠡師作文子數十篇寓居禹山吳興志云禹山禹十二代孫帝禹所居故名武康志云禹山一名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筭於此山下有計村其族至今猶盛

越大夫范少伯蠡

范蠡字少伯楚人嘗寓居嘉興侗儻有深謀事句踐撫循士民訓治兵革越王用其計參吳卒報會稽之耻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於是乘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畊於海畔父子戮力致產數千萬其後辭齊相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今嘉興城中范蠡湖其昔所游息處也有像在金明寺中

漢 共一十人

吳羗

吳羗不知何郡人漢平帝時隱居畊作世無所慕王莽居攝天下大亂羗携妻子隨梅福東隱於吳門後徙烏程餘不鄉以溪南山水紆鬱遂避跡焉人因名其所居曰吳羗山

錢元茂林

錢林字元茂徐州人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之東穿菴造村背山臨流子孫因家焉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或古平望

鄉也。其後子孫繁衍。晉宋齊梁間多顯宦。遂爲邑中之著姓云。

袁衛尉忠

子秘附

袁忠汝陽人。安玄孫也。與同郡范滂爲友。同陷黨獄。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舟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棄家隱於上虞。後徵爲衛尉。未至卒。子秘擊黃巾賊戰死。詔旌其門。時同死者七人。號爲七賢。

太尉施君子延

施延字君子。沛國蘄人。寓海鹽。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家貧。嘗賃作半邏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山陰馮敷爲吳郡督郵。過亭。延洒掃道上。敷知其賢。下車謝之。推食解衣。與之錢。不受。順帝初徵拜侍中。位至太尉。

蔡伯喈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漢靈帝時爲議郎。上封事。忤中常侍。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會赦還。王甫弟智守五原。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禮。智恨之。誣以怨謗。邕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椽竹。取以爲笛。吹之。聲韻奇絕。又書曹娥碑。陰八字云。黃絹幼婦。外

孫鑿曰，卽其時也。

許司徒靖

許靖，汝南人，舉孝廉，與從兄邵俱有人倫，臧否之鑒，董卓之亂，去隱會稽，後仕蜀，累官太傅、司徒。

陸仲芳璿

陸璿，字仲芳，毘陵人，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皆精，辟主簿，視事旬日，卽謝病，隱會稽以終。

桓文林曄

桓曄，字文林，龍亢人，榮之五世孫也，仕郡爲功曹，舉孝

廉，方正皆不應，初平中，避地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

越人化其節，閭里不爭訟，太守王朗給服食牛羊，悉不受。

孔潛

孔潛，魯人，宣聖十七代孫，漢末爲太子少傅，世亂解官，避地會稽，遂世爲郡人，孔道隆、孔覬皆其後也。

晉 共十五人

臨海太守朱汎

朱汎，漢沛國朱雲之後，晉大興中，爲臨海太守，有政聲。

秩滿居蒲墟村。遂為義烏人。曾孫幼事齊。遷揚州刺史。有功。人歌之曰。朱幼護江東。人安盜賊空。自有傳。

許玄度詢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父啟為會稽內史。遂家焉。詢有才藻。善屬文。能清言。與太原孫綽齊名。隱居不仕。徵為朝議郎。不就。築室永興之南山。蕭然自致。乃號其岫曰蕭然山。一時名士無不傾慕。劉惔嘗曰。清風明月。輒思玄度。後終於剡山。

戴安道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不樂當世。以剡多名山。因居剡少傅學。好談論。善屬文。以禮度自閑。深以放逸為非。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耶。孝武時累召。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返。上疏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為尚書僕射。復請為國子祭酒。竟不至。

王逸少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人。司徒導之從子也。少有美譽。朝

延公卿皆愛其材。器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居京師。初渡浙江。見會稽有佳山水。卽有終焉之志。時孫綽許珣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修禊山陰之蘭亭。觴咏竟日。自爲序書之。爲古今勝事。晉祚中替。重以敦峻。鼓亂。羲之自負經濟。知時事不可爲。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誓不復仕。遂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嘗遺謝萬書有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豈非天幸。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彷彿萬石之風。志願畢矣。子七人。徽之操之。獻之最著名。留家山陰。遂世爲山陰人。

餘姚令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魯孫康附

孫統字承公。中都人。馮翊太守楚之孫也。與弟綽及從弟盛避亂過江。家於會稽。性誕任不羈。而善屬文。嘗爲

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屑碎務縱意山水間歷窮名勝
後爲餘姚令縣內大治卒於官子騰以博學稱位至廷
尉騰弟登善名理注老子仕至尚書郎盛著晉春秋曾
孫康嘗映雪讀書仕至御史大夫

右軍長史孫興公綽

孫綽字興公與兄統皆博學善屬文綽游放山水十有
餘年乃作遂初賦又嘗著天台賦初成以示友人范
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內史王羲之引爲右
軍長史桓溫欲移都洛陽朝議不敢異綽獨上疏溫不

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國家事耶綽少
以文才著稱於時溫王郗庾諸公薨必綽文然後刊石

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僑居剡縣累辟不就卽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後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皆不就
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
也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
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
能聊自資耳年六十三卒葬剡山子寧孫萬齡世居剡

竝列顯位，永初末，萬齡以侍中解職，東歸稱爲一代高士，自有傳。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公府辟，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皆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元初，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溫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至山桑，爲姚襄所敗，浩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桓溫上疏乞正其罪，竟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雖被放黜，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浩

甥韓康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故吏顧悅之上疏頌其寃詔追復浩本官

秘書監孫安國盛

子潛放附

孫盛字安國大原中都人父恂潁川太守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家於會稽及長博學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歷官廷尉正桓溫伐蜀以盛爲參軍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部察之服其高名而不之劾盛與溫箋詞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帷鳥溫得盛箋復遣從事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官豫章太守。放字齊莊，稱令慧，終長沙相。

宋齊梁陳

共八人

孔彥深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叅軍，並不就。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莫知所在

尚書令何子季胤

何胤字子季廬江瀟人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乃賣園宅弃官去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人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粱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不起有勅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園因岩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皆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廩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及卒簡文帝爲志其墓

劉孝標峻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於金華紫薇岩講授生徒作山棲志及撰類苑一百二十卷靈岩古刹卽其故宅也

庾肩吾

庾肩吾新野人南齊庾信之父隱居天台信留周雖致通顯每多鄉關之思故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有云少微真人天台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蓋頌父也

辛文達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僑居山陰少就關康之受學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圍柩蚊甚多通夕不寐普明處之怡然及葬鄉人高其行爭以金贖後至者不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葬費已足豈可利餘贈邪豫章王嶷領揚州徵爲儀曹從事不就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

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心於文章起家南徐州從事歷官建平王景素府主簿遷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桂陽之後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鶩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筆也齊受禪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歷遷中書侍郎兼御史中丞彈劾不避中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移家寓於永興今江寺其故宅也未幾卒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惟退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松之之曾孫，少好學，善屬文。居父喪，廬墓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爲諸暨令，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又勅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遣使由崑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伐，勅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覽者，無不歎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子野在禁省十餘年。

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寓居吳興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惟以教誨爲本子弟祇奉若嚴君中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特賜謚貞子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美道美道列誌自此始也。

唐 共七人

吳直節筠

吳筠字直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浮沉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文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召見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三篇每有開陳皆關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山已而兩京江淮盜賊蠭起因東入會稽居剡大曆中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

歙州刺史陸公佐參

陸參字公佐吳郡人蚤孤與兄隱居於會稽有佳山水

率子弟耕汲於其中。因修桑門之法，擯落人事。貞元初，兄既歿，始爲宗姻士友所強，慨然有應知己之心。繇試佐環衛，歷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裏行。佐黔中，又以啓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凡四居憲職，介二方伯，皆有直聲。休利，邦人宜之。徵拜祠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參爲人器度，夷遠同心，定交造次，以之從善親仁。發於肺腑，文章弘朗。有作者風。貞元十八年，瘍發於背，卒於洛師。年五十有五。

烏程尉喻鳧

喻鳧，南昌人。其先遭亂，遷徙不常。開成中，鳧登進士第，以詩名於時。徙家睦州。嘗與方干賦詩往還。仕至烏程尉，有詩一卷行於世。

丁翰之飛

丁飛，字翰之，濟南人。讀老莊書，善養生術。居錢塘龍泓洞。左陸龜蒙嘗詣龍泓，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好古文樂府歌詩。意其有道者，因問其年，曰：七十二年矣。後十四年，道士葛叅寂爲陸言飛，毛髮不衰，氣力益壯。疏導灌溉，皆自執。綆缶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又作細字。

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棊彈弄少睡寡言
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
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陸龜蒙爲作
錢唐丁隱君歌而序其事如此

陸鴻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
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口鴻漸於陸其羽可
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
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墁
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
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放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使
雉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
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
爲優人作詼諧數十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
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佻陋口訖而辯
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虎
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
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

今之接輿。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未卒。性嗜茶。著茶經三篇。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珪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度之亂。退居雪川。杜門著書。後宰相杜黃裳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韓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

五代 凡一人

工部侍郎章仁肇

章仁肇。浦城人。仕後周。爲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兼耀武將軍。有功於時。廣順中。徙居桐廬。定安鄉之穴。石盡。飲鋒芒。居仁行義。鄉人敬服之。宋季有名木者。其裔孫也。擅詩名。號小客星。有誅魃文。觀海集行於世。張壬笥吊之曰。雲外客星落。江頭桐樹凋。有文誅旱魃。無祿佐清朝。觀海聲名大。回天志慮銷。孀妻與孤子。仍舊瓦蕭蕭。今居梧村者。皆其流裔也。

宋一 共六十三人

王邠公彦超

王彦超本臨清人徙居義烏之鳳林少事後唐歷晉至周顯德中累官永興軍節度移鎮鳳翔宋初與太祖有舊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宗封邠國公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此遂乞致仕初彦超自節鎮來朝與郭崇義等待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彦超知音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乞歸丘園臣之願也卽日解官時議以此許之彦超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必無陰德以及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卒年七十三宋史贊曰彦超起自我伍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心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

四川助教潘逍遙閩

潘閩字逍遙大谷人寓居錢塘通易詩春秋尤以詩知名落魄不羈所交游者皆一時豪傑盧多遜欲立秦邸閩預其謀後太宗登極事敗兵環多遜宅閩匿隣家複壁中剃鬚髮衣僧衣五更持磬出宜秋門得逸去朝廷

下諸路圖像捕之。或說曹彬曰：朝廷捕潘閬甚急，閬亦豪邁士，竄伏既久，欲遁死地，稍裂網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何不奏朝廷弛捕，或以一小官召出，亦羈縻之端也。彬然之，爲具疏以奏。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後卒於泗。

此徐希顏復

徐復字希顏，一字復之，莆田人。後游吳，因家杭州。郡將至，必先加禮，而復未嘗至。公門范仲淹守杭，數就復訪問禮重之。復有所占候，多奇中。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與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乙守中宮，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乙主客立成曆，洪範論帝欲官之，固辭，留復監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年幾八十卒。沈文通守杭，榜其居曰高士坊。

商瑗

商瑗其先汴人。流寓西夏。為都知兵馬使。嘉祐六年。因奉使歸宋。奏獻密事。上嘉其義。賜地於浙之淳安。以居。即今遼源之芝山也。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世。

御史錢安道顓

錢顓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間。由烏程令召為御史。裏行時。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尚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狠自用。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之心。

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將出臺。謂侍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少念報國。君為美官。自以為得策。即我視君。犬彘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在衢數年。好游泉石。多記詠。後徙家秀水。家貧親老。丐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官之色。蘓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江端友字子我。陳留人。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以元祐黨家居不仕。亦不娶。隱居封丘門外。靖康初。丞相

吳敏薦之，以為承務郎，諸王宮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被黜，避亂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源，虎七里先生後為太常少卿，所著有七里先生自然庵集七卷，行於世，衍聖公孔端友子玠從弟傳附

孔端友，孔子四十八代孫也，建炎初襲封扈蹕南渡，因家於衢，後子玠嗣，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烝嘗，玠從弟傳，字世文，御史中丞道輔之後，與玠同至衢，後守臨川，時建昌軍亦累招降，皆不受，必欲見傳為信，傳挺然往諭，叛兵以平，凡南渡後廟學皆傳所請，所著有續白氏六帖，續尹植文樞紀要，東家雜紀，杉溪集，及道輔擊蛇笏，藏於家。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紹興初登進士第，仕至中書舍人，寓居桐廬之蘆茨源，詩學黃山谷，而主於自然，號彈丸法，世稱為大東萊先生，與江子我多唱和，嘗作江西傳衣詩，派圖列陳無已而下二十五人，為法嗣，謂皆出於山谷云，平生因詩以窮耽，詩而病清癯，如不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風，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處之裕如，卒賜

謚文清

王子安用亨

王用亨字子安開封人寓崇德第進士調尉益嗜學如舉子時手抄口誦至忘寢食試博學宏詞科與倪思爭衡高科顯仕多出其門分教襄陽以根柢之學表率士類一時以爲人師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孺

胡直孺字少汲高安華林人紹聖間擢進士爲編修營救元祐黨禍累遷工部尚書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洪州率兵禦金人於營丘斬首千餘級已而兵潰見執在虜中聞京城失守大慟不已虜欲立異姓死爭之久得歸欽宗撫諭曰孤城久閉天下兵至者獨卿與張叔夜耳及張邦昌僭號歎曰吾豈事僞主耶高宗卽位奔赴行在上疏請益虔吉戍兵改刑部尚書封開國伯奉勅治會稽攢官因留家焉未幾卒葬雲門白水塘有西山老人集行世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政和間登進士第時人諱言詩翌

獨沉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後爲中書舍人掌書命文章浸顯於朝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旣而放歸詩益老文益奇寓居桐廬愛茨廬山水遂闢地家焉所著有瀟山集若干卷

侍講尹彥明焯

尹焯字彥明本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靖康初用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及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蘓劉豫以兵劫焯焯抗罵不屈夜徒步渡渭潛去紹興八年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每當講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高宗嘗語叅政劉大中曰焯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見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留侍經筵復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極論和議之非又以書切責秦檜尋乞致仕其婿邢純迎養於越居二年而卒因葬焉

所著有和靖文集十卷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蔣猷字仲遠，丹陽人。避寇寓居昌國。徽宗朝積遷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遇事敢言，有直聲。故事，內侍省隸六察，崇寧中，宦者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正之，又言范之才使淮南，出鼎事宜，坐狂妄，趙良嗣降虜後，必誤國。東南應奉花石，今十年，皆入權倖，願速罷之，不報。後爲吏部尚書，欽宗卽位，責貶童貫，貫時侍徽宗總兵柄，東巡，猷持詔諭立解兵，改知明州。到官數日，以不善應奉，丐祠罷。未幾卒，葬於蓬萊鄉。

宰相趙元鎮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河南洛陽令，擢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力持不可，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又兩詔求直言，論罷王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

大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願浩惡其異已。除知平江府。移知洪州。召拜叅知政事。爲朱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用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獨鼎勸上親征。命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兵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捷音既至。車駕已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帝爲止。不行。適有自江上來者。云北兵大集。人始服鼎之先見。時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用。乃召除知樞密院事。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劉豫復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鼎以爲憂乃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剿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遇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應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寨遁去浚在江上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未幾浚以罪去位乃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時淮西警至臺諫俱以無備爲言鼎曰行朝擁兵六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旣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

若復加攻，砭益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濬、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千數。上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鼎嘗關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始張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復令言官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謫官居興化。論者不已，潮州安置，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居吉陽三年，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

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葬於常山縣北二十五里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率多其視草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首稱云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見時已有文名政和初上舍甲科宣和中徽宗見其賦墨梅詩遂登冊府歷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紹興間掌內外制參知政事以任道德尊主威振紀綱爲務乞外除資政殿學士復知湖州卜居崇德青墩鎮與義不妄言笑接人甚和而中不可犯薦士不使人知爲詩體物寓興與陶謝韋柳相上下崇寧後風雅幾廢與義獨以詩名中興有簡齋集二十卷行於世

鄂王岳鵬舉飛

岳飛字鵬舉相之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遂涅四大字於

背以自矢。曰：盡忠報國，應宣撫劉幹募平劇賊陶俊，以智勇稱。從解東京圍，功多。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以越職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補武經。從王彥渡河，拔新鄉，轉戰至於太行，禽其首。補英州刺史。兀朮趨杭州，飛要擊之。至廣德，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無糧，將士忍餓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岳爺爺兵爭來降附。兀朮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大破之。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詔討戚方，平之。紹興元年，與張俊同討李成，敗其將馬進。進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繡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追斬進，成走降偽齊。江淮平，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都統，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與楚賊曹成相繼起，百姓恒擾。飛以次削。

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閩廣諸郡。帝乃專命飛岳，旗所指，攬槍無不立掃。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神武後軍都統制，仍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時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以及信陽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非。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禽賊，不涉此江。飛抵郢州，一戰而斬偽將京超，遂復郢。遣張憲復隨，遂趨襄陽。成敗夜走，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加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剿戰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殺賊將高仲，復其城。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

國侯移屯鄂，命招捕楊公。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遂因敵用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八日而楊公平，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冠。詔兼斬黃制置使，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命王貴等攻虢州，下之。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引兵至長水，再戰皆捷。中原響應，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乃召貴等還。七年入見，數陳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之，可以

間廢遂詐作蠟書言劉豫同謀誅兀朮以疑之兀朮得書果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會和議定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尋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會遣士儂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彙以伐謀入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無何而金人攻拱亳劉琦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又遣王貴等分布京洛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住偃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

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去，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輩復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盤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傑，崛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耳。其將領多密受飛旗榜，自北來降。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進兵，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

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百姓遮馬痛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明年，諜報金分道入淮，飛請合諸帥兵破敵。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浚已至，而飛獨後。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謂金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還樞柄，遂以祠罷。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遂以深文雜定之。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其資，徙家嶺南。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性至孝，家無姬侍。吳玠飾名姝進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飲，遂絕不飲。善撫士卒，能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初，帝爲飛營

第飛辭曰。寇未滅。何以家為。遂賜第於錢塘門內。即今之臬司也。飛死時。一女甫及笄。聞變。抱銀瓶墜井而死。杭人憐之。立祠井上。題其額曰銀瓶烈女祠。飛墓在棲霞嶺下。墓上古樹枝至今皆南指。識者以為忠義所感。云。孝宗初。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飛征戰。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為諸將先。襄漢之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選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庶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庶則庶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惟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終左武大夫。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原官。以禮附葬。贈安遠軍承宣使。家貧。遺骸尚存。不可殮。故曰。昔言。當葬三。公。廿。出。然。

斬王韓良臣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鷙猛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橫刃而前，敵無堅陣，當時稱爲驍將，果積功至三公。如日者言其事，悉本傳中。先是帝在錢塘，世忠由海道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及張浚在平江，議討亂，聞世忠至，更相慶慰，張浚喜躍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俱生。」遂發平江，至秀州，而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師次臨平，賊衆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尤甚，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卽勒兵追賊，至漁梁驛，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帝手書忠勇二

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帝詔問諸將移蹕之地張俊
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
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守鎮江既而兀朮
分道渡江諸屯皆敗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
忠乃駐軍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
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而世忠軍已先屯焦山
矣兀朮約日大戰許之戰將才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
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
聽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乙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
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李董軍江北兀朮軍江
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鉤授驍健
者明旦敵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
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感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
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
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
軍使船如使馬奈何會聞人有獻謀者令鑿大渠一夕
遁去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由是威
名大震金人不敢犯及金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

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省寓居於越事母以孝聞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國子監祭酒邵民望知柔

邵知柔字民望建之浦城人紹興間歷官國子祭酒以直龍圖閣奉祠寓居西安城東之菱塘舍側有古木輪囷離奇曲卧塘上知柔因繫小舟扁曰野航日夕吟詠其中遂題其詩曰野航集

太尉李君錫顯忠

李顯忠字君錫本名世輔綏德青澗人初爲鄜延路兵馬紹興中自西夏率衆來歸高宗召對便殿獎賚甚渥賜今名兀朮寇邊會諸將戰於柘臯大敗之顯忠生長邊陲熟悉虜情因上恢復之策忤秦檜意屏居台州久之金亮人寇詔起顯忠爲池州都統與虜戰於大人洲首挫其鋒亮擁兵犯淮西王權敗走詔顯忠代之遂同虞允文大敗亮於采石復和州又復靈壁又復宿州中原震動會副將趙宏淵伎功不協唱言惑衆士無鬪志

師遂潰於符離。顯忠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而漚撓若此。乃納印待罪，責授團練使，安置長沙。徙信州。後朝廷知其故，復太尉，歸老於會稽。歲賜祿米三千石。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未就而卒。朝野惜之，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謚忠襄。

溫州通判曾仲常志

曾志字仲常，鞏之孫也。以任爲齊社郎，累遷通判溫州。携家湏次於越。建炎三年，金酋琶八陷越，下令在城官僚詰且皆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

往，爲隣人糾察，捕見琶八，詞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汝乃欺天叛盟，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兵以殺汝，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左右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驅志及其家屬四十餘口於南門外，同日殺之。越人作大坎瘞其尸。志弟朝散郎息時，令餘杭收葬於天柱山。志死國，與衛士唐琦時事相同。琦有旌忠祠，而志以流寓，迄無建白之者。嘉靖壬寅，知府張明道始朔大節祠，合琦祀之。於是越人始知有曾公云。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范冲字元長太史公祖禹之長子登紹興進士祖禹南遷諸子皆勒停建炎四年得守衢因請祠與趙丞相鼎同居焉高宗以神哲兩朝錄多失實召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先是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遂盡削蔡京蔡卞所增宣仁太后誣謗事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譟國之罪上嘉納之書成遷起居郎兼侍讀會皇太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徽猷閣待制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副之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人以為極天下之選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未幾坐與趙鼎有連奪職卒始冲之在資善堂也孝宗以建國公受業焉每出講見冲輒納拜及登御而冲已卒其後念之不置對羣臣言每字冲而不名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人安月之子登進士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安民之子。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七年，以禮部侍郎召還，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忤秦檜，以顯謨閣學士出守湖州，遂寓海鹽，自號虛閒居士。卒，贈少師，謚忠毅。墓在荆山雙谿之間，至今人稱曰常家墳。

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轉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考正祀典，凡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起居舍人，兼侍講，附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改禮部尚書。建炎初，扈駕南渡，家於崇德之石門鎮，北子孫自爲村落，名之曰陋巷村。未

逾年以疾除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王巖叟等言復學
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

環衛上將軍孟載

五世孫性善附

孟載本鄒國四十八代孫高宗時扈駕南渡授環衛上
將軍卒贈太尉家諸暨夫槩里五世孫性善博學有大
志熟諳孫吳以英雄自命元末盜賊蠡起不欲為世所
指名遂隱名剗迹於草澤間所著有雅齋集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矜

子子覺附

趙令矜字表之宋太祖裔孫大觀三年賜上舍出身靖
康間抗疏論用事者輕開邊釁謫臨江監酒高宗中興
除都官郎令矜因上章留張浚忤旨罷居三衢起知泉
州未幾秦檜誣以謗訕州將希檜旨幽於靜貞觀將俟
趙汾獄具并殺之適檜死乃免尋復官襲安定郡王奉
燕王祠歸於衢孝宗親洒宸翰以寵其行自號超然居
士子子覺終嚴倅工行草能詩歌得墨法於異人有雪
齋集行於世

龍圖閣學士趙叔問子晝

趙子晝字叔問太祖六世孫亦燕王後也警敏嗜學大

觀元年宗子進士第一宣和初編修九域志稍遷刑部副郎南渡來居信安山中車駕駐越遷奉常少卿時禮籍散亾子晝旣淹貫討論無遺者進貳春官承密旨陞龍圖閣學士守秀潤已而奉祠家居慕司馬德操之爲人作崇蘭圃於城南與程俱諸人唱酬其間俱稱其剛而不亢通而不流文敏以粹篆籀草隸皆力追古人所著有崇蘭集

秘書監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舒州瀟山人漢桐鄉嗇夫邑之後以太學生賜第初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爲秘書監屬喜其材俾預修徽宗實錄方是時范冲領史局翌以文辭進刪潤居多秦檜相逐趙鼎翌以鼎黨謫已而釋朝廷憫其飢寒計貶所十四年衣俸悉與之遂卜居鄞翌敦睦宗族其父司農卿載上死幾不能葬翌作信天緣堂記以示子孫其略曰三十餘年屏跡荒縣私念少時始官州縣月俸錢萬二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口之家取足焉已而官朝廷祿十倍之然日食肉猶一盞衣常百結室亦窶空南來已老内外食者四十人婚姻賓客伏膺

不論論其常用一歲錢千二百緡米百八十斛炊烟屢
絕家人以罄告呼使前曰天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圖未
必得坐視未必失世豈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乎天
之所賦自應不闕轉告而朋洗釜待之行有餉余者有
老媪在旁大笑曰翁豈信天緣乎遂以名堂書其事於
壁死自爲誌周丞相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
相類號省事老人有文集四十卷而雜傳或則其自
所奉議郎朱少章弁源人少穎悟讀書廿數千言既冠入太
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南游淮甸會高宗嗣統蹕揚
州議遣使問安兩宮而士大夫無敢行者遂奮身自獻
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即日與使者
王倫同行至雲中遇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
守之以兵弁復屢與書言用兵講和之利害甚悉紹興
二年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
請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二人探籌決去留弁請使長
受書歸報已願暴骨外國遂留金金人百計迫之誓死
不屈嘗遣從者間行歸報虜中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徽宗崩，爲文哭之，有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辭聞於帝，帝爲感泣。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極言時機之不可失，又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宜和御書所述北方聞見事狀，帝高其節，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秦檜惡其言敵情，數沮之，僅轉奏議郎。未幾，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不果。榾西湖之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後四十年，其從孫熹官浙中，卜葬錢塘積善峯下。

趙彥遠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之孫。建炎間，與其父申國不求避地，崇德之洲，錢遂以爲家。流離慷慨，見諸篇什，其詩有曰：飄泊南來幾歲寒，追譚往事謾心酸。雲烟幕隔中原望，歸折梅花忍淚看。善應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頓蹙曰：此豈爲樂時耶！尤豪稱爲古君子。陳福公題其墓曰：篤行子汝愚，自有傳其知。

工部尚書王碩夫撰

王俱字碩夫，本宛丘人。政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建炎初，扈駕南渡，遂家餘姚。召拜右司員外郎，克舉其職。紹興初，命左右條具改正崇德觀以來濫恩諸失職者，爲飛語上聞，免官。復起爲兩浙轉運使，遷戶部侍郎。劉麟寇邊，詔經理儲峙，用度豐給，秦檜專國，俱家居。十八年檜死，起知明州，歷工部尚書，尋乞身歸卒。俱節行剛方，爲中興名臣。子速，自有傳。

禮部尚書洪光弼皓

子适，遵邁附。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宣和中爲秀州司錄，留綱運米，拯飢人，稱爲洪佛子。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時議遣使金國，張浚薦於朝，遷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官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恐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喏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徙冷山。冷山，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

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
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
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可乾但不能使
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數爲言所
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
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使而口硬
如詐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
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李棗麩
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祜陵訃北向泣血且夕臨諱
且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
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又求得
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
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
許使人還鄉與張邵朱弁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
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七月見於內殿力求郡養
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蘓武不能過豈可捨
朕去耶遂賜第錢塘錢塘之有洪氏自皓始也皓旣對

退與秦檜議不合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明日御史承檜旨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檜復誣皓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有八計聞帝深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自建炎己酉出使留北十五年至紹興十二年始歸當時同使者十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生還而忠義之聲聞於天下者惟皓而已惟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尋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尤多論者以爲忠義之報云

和州守時傳之檄

時檄字傳之彭城人建炎間家崇德歷知和州居官廉敏惠愛尤長於識鑒嘗擇婿得湖州張孝祥及同邑莫元忠時元忠處約辭以非偶檄笑曰莫子當爲令人豈久貧約者卒妻之後孝祥元忠皆及第爲時名士

侍御史黃德紹龜年

兄岳年子衡附

龜年子

黃龜年字德紹福州之永福人葬父於鄞因家焉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與諫官劉斐論秦檜行類莽卓特朝廷未之察檜由是罷相人或咎其過至檜再相卒如龜年言龜年時寓吳興檜撫其過押回福州後居昌國之馬鞍山品題泉石與兄岳年同隱焉山有石面平五丈日與僧馬耆處士張光賦詩徜徉於其上檜死復居於鄞卒年六十三初龜年徵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烏程令蕭東夫德藻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嘗宰烏程遂家焉所居在弁山有千岩競秀因自號千岩老人有千岩集行於世

白石道人姜堯章夔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少從父宦游古沔與千岩老人相得遂移家茗雪以兄之女妻之堯章遂家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隣潘轉翁號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詩曰南人

僊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
 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云云
 其詩大有名於江湖間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

寓賢

宋二

敷文閣待制曾吉甫幾

兄開附

右司郎官張彥亨震

馮熙績成

孫彥玠附

黟縣令陳伯和塤

左司諫馬伸

大理司直賈子野廷佐

知和州陸子高峻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大理丞何叔遠彥猷

子伯臨附

兵部尚書宋嗣宗延祖

進賢令程可久迥

子絢孫仲熊附

戶部尚書蔡子平洸

宋 王性之銍

翰林學士綦叔厚崇禮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資政殿學士弁子才

子獻附

刑部侍郎楊宜之由義

子鼎附

潮州守徐德操定

秦州知州輔達

國子監祭酒王元石介

觀文殿學士李長孺魯伯

德清丞方智善淑

防禦使孟德夫宗政

周昭禮輝

禮部侍郎洪芹

參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右文殿修撰焦濟甫炳炎

弟煥
炎附

敷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參知政事楊元極棟

處士宋斌

周子受祐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謝臯羽翽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元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

子大
椿附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太常鮮于伯機樞

劉師魯汶

附 劉濩

夷門老人杜行簡敬

張潞公仲舉翥

翰林學士貫酸齋雲石

教授敖君善繼翁

集賢直學士鄧善之文原

福寧尹王伯敬簡

妻潘氏子
相楨附

洛下遺民郭彥澤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

族子友
初附

馬從事易之

侍儀舍人陳雲嶠柏

繆叔彝倫

孝子張端

可閒老人張光弼昱

薩都刺天錫

丁雀年

李原善善

鄒聞達世聞

明

兵部尚書溫祥卿

戶部侍郎高季迪啓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貢友初性之

太常張來儀羽

太常少卿高士敏巽志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會稽二無名氏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鄧吏部林

行人司副唐子迪志大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袁武選永之表

行人薛尚謙侃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武原朱祖昌令回氏閱

寓賢

宋二 共四十六人

敷文閣待制曾吉甫幾 兄開附

曾幾字吉甫，贛州人。以兄弼恩起，將仕郎。累官敷文閣待制。立朝敢諫，負氣不阿。嘗三仕嶺表，家無南物。晚節猶重於人。雖儉邪如湯思退，亦以不得從游為恨。早從

舅氏孔文仲弟兄講學時諫官劉安世以黨禁人無敢窺其門者幾獨與之往還避地衡岳又與胡安國游故其學益邃為文雅正尤工於詩有經說文集各若干卷幾初與兄禮部侍郎開徙家河南紹興末因官浙東卜居於越寄禹蹟寺中未幾其子浙西提刑逮迎養於官卒平江歸葬山陰之鳳皇山下詔贈左光祿大夫謚文清

右司郎官張彥亨震

張震字彥亨魏公浚五世孫自綿竹屢徙居歛乾道已

丑登進士歷院轄寺丞知撫州江西倉以不附韓侂胄罷歸嘉定初召為郎遷右司郎官奉祠不復出時論以正人目之震娶會稽魯文清公女其子遠猷後為紹興太守因家於越

馮熙績成 孫彥玠附

馮成字熙績滑州白馬縣人太史中書令魯國勤威公守信之孫也建炎間扈駕至溫州遂居永嘉德政鄉嘗賦詩云扈蹕東來到永嘉南燕萬里盡平沙粉身碎骨死無恨願拓中原報國家岳飛素奇之羅致闔幕屢與

兀木戰獲捷立功收復州縣每念魯公以必死報國高宗書嘉忠二字賜之遂以嘉忠名堂誓曰吾家清野久矣今何面目行白日下使成不能滅虜報國者辱祖不忠不孝當自殞於斯堂時高宗賜岳軍旗曰旌忠而成以嘉忠名堂故虜有二忠將軍萬死不可親之謠飛旣以冤死成遂滅跡人間以琴書自娛號湖山居士及卒樞使劉珙以詩挽之有武穆英賢友勤威忠孝孫之句孫彥玠博學多才略有祖風宋亡入山不出以忠孝世其家

黥縣令陳伯和墳

陳墳字伯和陽翟人澗上丈人恬之族子博學工詩南渡寓居桐廬與滕岑相唱和岑盛稱之以爲力追作者墳嘗次岑韻山居詩云解紐滄溟畔携家紫翠間地臨雙港勝天與兩年閒茅屋靜聞雨竹籬疎見山所慚隣舍老句險不容攀雙港者一名橫港卽桐溪也以紹興進士終黥縣令卒於家

左司諫馬伸

馬伸東平人政和中進士歷官左司諫有直聲建炎初

隨高宗南渡，寓家龍丘。抗疏劾黃潛善、汪伯彥、朋奸誤國，責監濮州酒稅。死道中。後胡安國訟其冤，請官其子孫，以旌直臣，不報。

大理司直賈子野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金人犯關，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授桐廬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以詔諭江南爲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讐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以圖恢復。其辭旨剴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適不爲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未幾，出知處州。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

知和州陸子高峻

陸峻，字子高，高郵人。建炎初，徙居崇德。第進士，教滁滁人興起於學。歷秘書省校書郎，倅和州。議散武定軍，以收人心。攝濠州。時虜猖獗，人情洶洶。峻開示大信，濠獨晏然。散卒聞峻至，受塵者數千，乃悉簡爲勁兵。改知和

州養士厲俗修倉濬湟功多於濠坐免歸年飢與同志
爲粥以食飢民餘萬人用是得疾卒葬縣北六里漫塘
劉宰誌其墓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五歲知讀書多識奇字家
貧無膏油每拾薪蘓以繼晷十歲能詩遊鄉校未冠首
舉鄉貢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
八耳少受知喻樛旣擢第徃從張九成卒業海昌所學
益進初任趙鼎帥幕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
議應辰上疏論之忤檜意出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
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
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浩然之氣不爲
少屈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
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徃吊人皆危之趙鼎貶
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衢守章傑希檜意指
應辰爲阿附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臺求祭文不可得
得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乃寢時檜所深忌者趙
鼎張浚鼎旣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將誣以不軌事并

應辰而盡去之。獄既具而檜死。應辰乃免。明年召爲吏部郎。遷右司。以母老乞外。出知婺州。召爲秘書少監。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會議太上尊號。失光堯旨。乃以敷文閣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時大帥吳玠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淳熙三年二月卒於家。

大理丞何叔遠彥猷

子伯臨附

何彥猷字叔遠。高唐人。紹興中爲大理丞。秦檜誣岳飛下獄。彥猷與李若樸論其無罪。万俟卨劾彥猷等黨奸。撓法輕朝廷罪。在不赦。罷黜。寓居德清。餘不溪。上檜死。高宗欲召用。而彥猷已卒。孝宗卽位。遙贈二階。特命其子伯臨爲徽州文學。

兵部尚書宋嗣宗延祖

宋延祖字嗣宗，濟南人。建炎南渡，因家上虞。紹興中登進士，尉於潛，教授廣德。除國子監主簿，嘗言招軍利害，又欲重湖廣帥權。孝宗甚嘉納之，除起居郎兼樞給事中，繳駁奏論無顧避。未幾改諫議大夫，兼侍讀。遷兵部尚書，延祖以忠公受知，不三年而登八座，亦自謂遭時遇主，知無不言，以讜直稱。卒於官。

進賢令程可久迥

子絢孫仲熊附

程迥字可久，初家寧陵之沙隨。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年二十餘始知讀書，時喪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所造益深。專門教授，學者稱爲沙隨先生。迥尤好言易，言易者人人殊，然以沙隨爲宗。註書百有餘卷。舉隆慶進士，初尉太興，遷德興丞，終進賢令。所至皆著異政，然而不究其施。朱熹嘗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

亦有名

戶部尚書蔡子平洗

蔡洗字子平，興化僊游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家雪川。父伸，左大夫。洗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洗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仰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為喜。洗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待制，知寧國府，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洗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悉以振親戚之貧乏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貲。至弼所，賜銀鞍鞞，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王性之銍

王性之銍，汝陰人。寓居剡中，善屬文，不樂仕進，讀書五行俱下，藏書滿架。銍既卒，秦檜子熺屬郡將索所藏。

書許官其子銍子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
煇竟不能奪

翰林院學士綦叔厚崇禮

綦崇禮字叔厚維之北海人登政和進士歷官起居郎
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詞翰
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高宗
猶以爲得之晚詔復鄉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
帝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
姦諛以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御筆親除爲翰林
學士掌制誥凡五年深得代言之體尋以寶文閣直學
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揚楚震擾高宗親御戎
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
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及春
帝還七州宴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
卒年六十六贈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
爲崖岸斬絕之行庶儉寡欲獨覃心詞章洞曉音律酒
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挫
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

端方亮直，不畏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稿。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沒乃已。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累官吏部郎，出知處州。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勸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國信使。圖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并載書中，不許。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累官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病請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居武林。

城中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
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張震對自號石湖高宗嘗書石湖
二字賜之杭人重其德業因名其居側之橋曰石湖橋
所著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湖船錄等書行世
資政殿學士牟存叟子才 子獻附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悅吳興山水寓居安吉州嘉定
間官史館檢閱對延英殿首陳六事三策受知理宗嘗
曰牟子才好箇士夫踰年遷著作郎力辭左丞相謝方
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始就職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辭旨剴切舉朝誦其文皆曰此有德之言
也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兼樞禮部郎官遷軍器
少監時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而右司李伯玉言
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子才上疏救之不
報進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子才羞與同列
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旣
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當是時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
院不敢行辭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卽爲書行
以爲敘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

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
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
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飭似道不樂
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
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
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綿
劍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大怒曰
是欲削吾地也時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
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
燄薰灼以官爵爲市縉紳之無耻者輻輳其門公論素
所切齒不可用帝不得已改子聰知澧州待次子才遂
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
知太平州未幾召對樞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
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乞身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
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鞬
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
凌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
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

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蹠血宮庭。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鞵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以拓本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於帝，乃與丁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公宴，及餽過客，爲人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以爲無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已

而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外。乃復子才官。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陛見，帝大喜，慰諭者久之。卽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復有內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侍郎。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平江守吳

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郤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子嘯大理少卿

刑部侍郎楊宜之由義 子鼎附

楊由義字宜之開封人家世為將建炎初京師失守父奉直以軍前正將扈駕至杭未幾虜復寇杭奉直捍敵於外由義奉母避地塩官虜騎踵至母沉於河由義被執累日而逸漕薦不第吏部朱松延請誨其子熹後以父恩補右階監贍軍南庫隆興初盧仲賢使虜辱命由義請行以閣門祗候克奉使金國虜折之使拜不屈全

節而歸換通直郎詞曰黑肱之為子木先冀獲成言之信鄭衆不對單于拜蓋其自誓之堅官至刑部侍郎轉朝奉大夫卒於塩官私第朱熹欲銘其墓嘗曰忠義大節夷夏稱歎會熹卒不果子九鼎以父任帥襄漕夔有善政統領蜀賦死國事加贈五官官其子一人

潮州守徐德搯定 子璣瑄孫似孫附

徐定字德搯泉之晉江人釋褐調處州教授娶永嘉鮑氏因家焉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時宣州妖人胡木匠誘眾作亂聚至數千人守適去代者未至盜縛一巡檢

貫其耳以狗，人心胥恐。漕司檄定往攝州事，定單騎馳入境，下令曰：汝等苦飢，耳能自首者，亡罪。其衆立時解散。胡木匠隻身遁去，州境獲安。擢守潮州，卒。其子璣、瑄，璣字致中，工詩，世稱四靈璣其一也。終長泰令，孫似孫仕至浙東帥叅，宋亡，劉万奴欲屠城，似孫力爭，獲免，鄉人德之。

泰州知州輔達

輔達，趙州人，寓居崇德。乾道間，爲後軍統制。孝宗欲處以邊郡，問其能勝任否，曰：當以家法治之。又問何法，曰：子視軍民，愛惜財賦，遂除知泰州。語察案曰：吾目不識字，手不能書，但心能燭理，耳能聽訟，爾郡中果大治。

國子監祭酒王元石介

王介，字元石，吳人。徙家金華。從朱熹、呂祖謙游。紹熙初，登進士第。三除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

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還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惡其切直出知邵武軍侂胄之隸人蘓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未幾以服闋補知饒州未上召爲秘書遷度支郎時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於是黨附者劾介資淺立異奉祠歸侂胄誅召介還除右司太子舍人兼侍講遷國子祭酒會久不用詔百官指陳缺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不報陞太子右諭德兼樞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中宮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

下者力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德清丞方智善、淑。方淑，字智善，祥符人。紹興初，舉進士，爲德清丞，愛其溪山之勝，遂家焉。以持論平正，不附秦檜，意旨罷。

防禦使孟德夫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扈蹕南渡，家於歸安。開禧初，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秉義郎、京西提轄，駐劄襄陽。金人犯

境，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三伏以待之。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捷聞，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舍中兒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樓櫓，簡閱軍旅。未幾而金酋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遁去。賜金帶，轉武德郎。次年，金

帥完顏訛可復擁步騎薄城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
殺數十人金人乃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
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
欲焚樓宗政隨方禦之不得逞金人又摘疆兵披厚鎧
氈衫鐵盾而前又濕氈衫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
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
城軍自下夾擊自昕至夕金兵墜死烟焰者無算梯橋
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
政率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殆交下金兵死者千餘弩
子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之天反風金人愈憤砲愈
急會王大任統銳卒一千冒重圍轉圍入城內外合勢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尸遍地訛
可弃帳走獲輜重牛馬以萬計捷聞朝廷方錄前戰守
功陞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司以湖陽縣迫
境金兵檄宗政圍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
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矣棗陽許國移金
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
以萬計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由創屋以居籍其勇壯號

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翁翁俄
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兼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
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琪自有傳

周昭禮輝

周輝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間居錢塘清波門之南嗜學
工文辭隱身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簡亢自
高未嘗報謝非義之餉一介不苟取藏書萬卷父子自
相師友撰清波雜誌十二卷

禮部侍郎洪芹

洪芹尚書僕射适之曾孫以祖蔭入官甫更調登進士
第歷官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
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樞直
秘書少監升直學士院樞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
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
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
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
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

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
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
詩所謂將燕將樂女轉弃予乎慷慨多言天下義之遷
禮部侍郎帝銳意嚮用而以論去寓居嘉興怡然自適
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

叅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寓居烏程之王村舉紹定
二年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時父稼知沔州死於兵斯
得日夜西向號泣會其僕至自沔知稼戰歿處與斯得
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泣下服除而哀
傷不已無仕進心川帥李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
檢閱書成進於朝遷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
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
由是忤嵩之意出判紹興府杜範入相召爲太常博士
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復上封事
極言嵩之以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之
是矣第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
休致乃一切寢而不宣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

意之莫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嵩之恨切骨與羣儉合力排擯斯得力求補外差知嚴州遷浙東提點刑獄移湖廣按富民陳衡老姦罪籍其家其婿吳自性厚賂宦者使中傷斯得乘間言於理宗曰高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一近地理宗曰高斯得硬漢也安得有是召爲禮部郎權左司兼侍立修注官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卽爲之罷丁大全入相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安吉守何慶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旣謫拜斯得浙西提點刑獄炎浙西人乞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度宗卽位召爲秘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未幾帝崩陳宜中入相以樞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忠憤激烈指陳當

時之事無所遺拜叅知政事元兵下饒州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外簿錄其家丞相劉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言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遂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而於是宋亡

石文殿修撰焦濟甫炳炎

弟煥炎附

焦炳炎字濟甫宣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人理宗朝爲諫官論奏累數百上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動炳炎痛疏其害復面奏懇惻涕淚俱下上爲動容然未有寢命炳炎論愈力時宰語人曰焦生非攻括田實攻我也炳炎聞之不爲變爭之益力必報寢而後已尋除太常少卿疏辭去國累除淮東湖北漕悉不就改吉安府不得已就職以右文殿修撰致仕弟煥炎字晦用亦舉進士登對論奏切中時弊有兄之風生平英邁慷慨禦邊多顯效仕至鎮江太守

敷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言通字宗文本吳人文學子游之裔也咸淳二年以敷

文閣學士知紹興悅其山川之秀遂卜居北鄉子孫遂
爲山陰人。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除劍南東川節
度推官召對論恢復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右正言出
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爲侍左郎官光宗初政方嚴御
史之選顧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沉思
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父在朕心矣光祖入謝
因極論朋黨邪正是非之辨言甚剴切章旣下讀之有

流涕者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提刑江西時
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官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
羣賢并力一心若上未過官宰相不可歸安私第林陳
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
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詢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
俾緩急有可仗者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
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使韓侂胄寢擅威
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

會稽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連上疏論救，俱不報。已而論罷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復職，歷官顯謨閣學士。以蜀地險遠，寓居德清之新市。市人呼其家曰川劉。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蘓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知言。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避亂徙合肥。以祖父廕補官，建炎間扈蹕南渡，僑寓嘉興。以事忤秦檜去。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召試，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知廬州。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

不爲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淳熙八年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紹興和買絹最爲民病雖屢經裁減額數尤多希呂復奏減六萬七千疋太守洪邁繼而行之由是越民始安仕終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移家會稽貧不能廬寓居僧舍孝宗聞之賜地一區錢六百萬緡令有司造第於越之東隅子孫世居焉卽今所稱後衙池也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負奇節不肯依阿舉嘉定四年進士歷官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弃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紀綱自蔽其耳目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遷著作佐郎兼直舍人院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已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輩相

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
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快快遷將作
少監拜太常少卿力請外遂以直寶謨閣知袁州及逐
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
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
時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
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
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
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揉恐其積習深錮重爲清
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
寢帝遣中貴人密以公許疏示清之清之銜公許入骨
日夜於經筵短公許而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
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清
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已而差知婺州未上帝
後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
權刑部尚書入對疏陳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
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
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

且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縫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清之益不樂授藁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太學生劉黼等百餘人伏闕上書論垓且請留公許而公許卒遺表上帝嗟悼贈宣奉大夫官其後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數十年家無羨儲賑給親戚惟恐後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叅知政事楊元極棟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都官郎歷左右司郎官陞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最爲簡易歷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爲山長詔從之因卜居於台未幾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尋奉祠卒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二氏負海內重望學者稱

爲平舟先生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處士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榦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困於京邸孤潔抗高不取非義年且八十矣不以窮老失節臨安尹趙與惟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不報死葬西湖上與惟歲一奠其墓都人謂端明此舉不異曹參之事蓋公至今以爲美譚

周子受祐

周祐字子受自長城徙居武康以春秋登進士第沉靜寡交不事表暴恬然若布素無仕進心丞相留正葛邲以文行薦於朝除諸王宮教授以疾力辭累敦促赴闕卒不就

觀文殿學士李長孺曾伯

李曾伯字長孺潭懷人寓居嘉興曾伯儒而知兵有雅量歷官通判制置安撫學士等官宦輒遍宇內淳祐間特賜同進士出身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其後旋起旋罷仕至觀文殿學士贈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閩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

卒嫉之不竟其用有可齋類稿行於世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鄭樸翁字宗仁平陽人。以上舍釋褐。歷福州教授。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骸骨暴露。樸翁不勝悲憤。與友人林景熙謀。間行拾之。語在景熙傳中。既而歸隱。鄰山瀑下。會稽王英孫高其誼。延致賓館。教授子弟二十餘年。以病卒。林景熙志其墓曰。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由長至老。又同出處。而公沉毅直方。自許致君澤民。志不獲遂。猶以語言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啣土。重可悲也。所著有四書要指二十卷。正義一卷。雜著二卷。曰續古。有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並傳於世。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禮。堅奉表祈請於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

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君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三官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裒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太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改館河間，以經教授，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歎息。成帝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居於越，與林景熙相唱和，以壽終。

謝臯羽翱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父鑰以春秋名家，翱世其學。倜儻有大節，而獨行好修，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興遠遊，因自號晞髮子。當元兵取宋時，文天祥開府延平，翱傾家資結里中豪傑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故家，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見者，絕倒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

自明遂結社會。稽名其會所曰汝社。期晚信也。嘗行禹
穴間。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北向哭。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則又哭。晚登子陵釣臺。迴絕千尺。西望臨安故宮。
猶隱隱烟樹間。不勝黍離之感。急命酒設。天祥主於石
上。酌酒勸哭。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以招之。歌曰。魂朝
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馬食歌
畢。竹石俱碎。哭失聲。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
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卽恣游。倦卽尋隱流。方鳳
吳思齊輩。吟咏自適。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
遺老尚多存者。咸詫見。翺晚。明年以疾卒。年四十七。屬
纘。囑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中惟方鳳吳思齊最
善。慎收吾文付之。已而鳳與思齊果至。相與葬。翺於白
雲村。以文爲殉。伐石題之曰。閩詩人謝翺墓。初翺以朋
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方鳳爲作許劍亭於墓左。從翺
志也。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徙居吳興。典仕宋。歷官資政殿學
士。景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

閉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

元 共二十七人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 子大椿附

謝昌元字叔敬西蜀資州人。類試四川第一。調紹慶府教授。遷太學博士。知封州。提舉廣東茶鹽。奏蠲鹽銀以寬民力。疏入不報。捐俸代償之。爲沿海叅議官。因家於鄞。開慶初。長子大椿挈其家屬來。舟由鄂州。元世祖駐兵江滸。獲其舟。以大椿歸。甚愛之。俾給事殿中。十四年。宋平。命大椿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爲南儒。預議中書省事。爲禮部尚書。上疏言增軍餉。結民心。除舊吏。戢新軍。上允其議。又乞行。遷舉。收遺書。擇按察官。嚴賊吏。法。置登聞鼓院。至元混一之際。朝廷大議。昌元皆得與聞。後乞身歸卒。葬於鄞。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戴時才字仲文。鄱陽人。丰度清雅。喜賓客。好施與。至正間。薄宦兩淮。有長才短馭之歎。遂弃去。買舟南下。渡錢塘。觀胥濤。素車白馬。千乘萬騎。從海門而來。勢吞天漢。不覺魄動。直抵蕭山。探五洩之竒。遂忘身世。竟卜居湘。

湖之濱以登涉吟咏自娛人稱爲南坡老人

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幹勒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爲人剛正有志節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中外想其丰采時殿中侍御史合麻及其弟雪雪交通賄賂怙權肆虐道路側目海壽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矧日擊乎遂疏其罪惡對仗彈之一時權貴爲之束手官至浙東廉訪使

太常鮮于伯機樞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郡人仕元爲江浙行省都事愛西湖山水因家於杭風流文雅善詩歌尤工染翰名在吳興趙文敏伯仲間遷太常簿致仕西蜀虞文靖贊其像曰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是以吳興公運画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眼識二妙於遐邇

劉師魯汶 劉濩附

劉汶字師魯鄜王之六世孫也占籍錢塘以文章淑後進德行學術與劉濩齊名劉濩字聲之莆田人也占籍

於杭與師魯俱以文行為一時寓賢之首稱。二劉先生
 夷門老人杜行簡敬。世稱也。古辭也。以文章所
 杜敬字行簡，大梁人。至元大德間，朝廷講求禮樂之事，
 敬與其友張君錫同寓於杭。是時集賢柴貢父尚書高
 彥敬都曹鮮于伯機承旨趙子昂侍讀鄧善之尤善鑒
 古有清裁，敬與之上下其議論。諸公以為博雅。延祐初
 朝廷首起張君錫為大樂署正次及行簡，行簡善鼓琴，
 知音律，尤長於書，喜畜古名人墨跡，大冠長裾，優游湖
 山，文酒間，晚號夷門老人。

張潞公仲舉翥

張翥字仲舉，其先晉寧人，父為吏，從征江南，調安仁尉，
 又為杭州鈔庫使，因家焉。翥少豪放，不羈，好蹴鞠走馬，
 喜聲色，不以家業屈其意，父憂之，一旦改節，閉門讀書，
 因受業於李存，又從仇仁近學，以詩文名一時。累官翰
 林學士承旨，封潞國公。所著有蛻庵集、忠義集。翥初在
 都下，嘗寄周伯琦詩曰：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
 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
 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惶淚，哭盡平生幾

故人其詩多憂時慷慨類如此

翰林學士貫酸齋雲石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名小雲石海涯生而神采秀異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意旨出人意表仁宗時官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結廬龍華山上自號酸齋

教授敖君善繼翁

敖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不扇惟事經史吳下名士從之游者甚衆浙西平章事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

集賢直學士鄧善之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至元中辟杭州路儒學正因家於杭累官翰林待制出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爲巡邏者所逐遁去忽追及刺之仆地比死其兄問殺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兄愬有司執直初更者誣服械繫三年文原行部錄之疑焉鞠之乃得真殺人者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獲盜獄成送郡夜戴氏廬

火竟失汝惟文原曰此必有故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人皆以爲神文原博學工文家貧行潔屢拜清華輒以疾辭官終集賢直學士謚文肅

福寧州尹王伯敬簡

妻潘氏子相楨附

王簡字伯敬霑化縣人父吉昌任濟南府治中元統間簡以材薦授祁陽縣尹後改尹烏程因家焉後遷福寧州尹至正十二年劇賊王善寇建邵迫州境簡率民力戰馬中流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尸立不仆頸中無血惟涌白沫如流骨賊驚以爲神次子相亦被擒遇害妻潘氏聞變恐被辱先自縊家奴逃還報其長子楨楨往收得父母尸歸葬烏程江浙行省上其事贈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以楨襲父爵除紹興總管張士誠陷其城亦以不屈死

洛下遺民郭彥澤

郭彥澤河南人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有葛先生者神於醫盡以其術授之避地武林自稱曰洛下遺民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

族子友初附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蚤歲游京師入胄監時吳

草廬趙松雪及虞揭諸名公皆與之游。後中選累官至編修。又擢平江路總管。值張士誠兵亂，隱居吳淞江。易姓名作幽懷賦以自見。至正間起授兩浙運使戶部尚書。奉詔漕閩廣粟海上多警，留居海寧。與諸生朱燧謝肅胡奎輩講學。八月自海寧航海達閩，轉漕京師。次年自閩浮海復還海寧，寓縣東湖塘村。命其里曰小桃源。卒葬湖塘村之南。所著有玩齋集行於世。其族子名友初，至正間從師秦叅政江浙行省，因僑寓錢塘。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敘事委曲而感慨繫之，爲時所稱賞。

馬從事易之

馬易之名乃賢本葛邏祿氏漢姓爲馬，世居西北之金山。後爲南陽人。其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易之遂家於鄞。博學能文，尤長於歌詩，志尚高潔，不屑爲科舉利祿之文。平生所爲歌詩，不規規雕刻，而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嘗游京師，出入賢豪間，每一篇出，士人輒傳誦之。至正間用薦爲編修官，需次於家。時桑哥失里同知樞密院事，領軍東薊州，辟爲從事官。後命移軍直沽，易之

病風瘖而卒。所著有金臺集、海雲清嘯集行世。

侍儀舍人陳雲嶠相

陳相號雲嶠，性豪宕，喜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使，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常爲侍儀舍人，內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鐵太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於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盛，酒終爲別，以一帖餉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豆觥引妓樂，促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

在京時，卽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他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跼蹐。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西湖，縱游兩峯三竺間，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

繆叔彝倫

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游於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杭人憐其以身殉父也醵錢以葬伐石題之曰東平繆孝子墓

孝子張端 父君錫附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焉時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爲樞幕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被俘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爲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旣而明善沉君錫於江端卽擲身江中抱父俱沉而死父子忠孝人至今憐之可閒老人張光弼昱

張昱字光弼江西廬陵人至正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而所卜私宅在壽安坊顧湫隘甚昱居之晏如也因署楹間曰晏居張士誠起昱棄官不仕頗以詩酒自娛號一笑處士及元亡高祖聞其名召見欲官之因其老曰可閒矣放歸故又號可閒老人當是時其居已敝友人凌雲翰爲醵錢輯之交游爭爲之助不旬日而

輪奐一新。昱每處西湖上。麤衣糲食。讀書賦詩。以適其志。所著有左司集行世。

薩都刺天錫

薩都刺天錫。雁門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風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風日晴美。輒肩一杖。掛瓢笠。腳踏雙不借。徧走兩山間。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無不窮其幽勝。至得意處。輒席草坐。徘徊終日。不能去。興至則發為詩歌。以題品之。今兩山多有遺墨。而西湖十景詞尤膾炙人口。竟莫知其所終。

丁鶴年

丁鶴年。先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鶴年因以丁為氏。生甫十歲。屹然如成人。武昌以鶴年倜儻類已。俾廕從父桓州職。鶴年辭謝。益厲志文學。年十七。通詩書禮三經。元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以行。備歷難阻。聞從兄吉雅謨。丁為定海令。徒步往依焉。薦章凡九上。皆辭不就。既而兵戈四起。鶴年深匿海島中。轉徙不常。入國朝。占籍定海。鶴年又處艱瘁。隆冬衣不掩脛。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泊然不樂仕進。凡憂憤

愉悅皆發之於詩歌所著有海巢集

李原善善

李善字原善山東東平人父灝仕元為三山巡檢遂家於慈谿善刻苦摩厲篤志問學處窮約簞瓢自樂襟度裕如喜怒不形於色人莫窺其涯涘嘗扁所居之室曰人性皆善日吟哦其中人美其詩詞豪放目之曰小李白所著有崇陽藁

鄒聞達世聞

鄒世聞字聞達登之黃縣人用世襲管軍百戶戍於海寧地瀕海寵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竟法聞曰民貧故耳卒不竟法民皆稱為鄒父會張氏陷浙西見元兵有從逆者聞切齒罵不絕口後屏居峽石元亡不食而死

明 共一十九人

兵部尚書溫祥卿

溫祥卿大同人精通陰陽術數之學元末避兵家於長興耿炳文初下湖州民心未附祥卿杖策以布衣進謁炳文與語奇之遂留叅軍務祥卿即為炳文畫策即發

廩以賑飢者出精兵分據要害治戰具爲守禦計未幾而吳平實炳文爲之脩角也祥卿以贊畫功累官至兵部尚書時天下初定高皇帝留意民艱簡大臣有才望者十三人出爲十三省布政使祥卿與焉而得四川高皇帝特命學士宋濂撰文贈之當世以爲榮

戶部侍郎高季迪啓

高啓字季迪姑蘓人爲吳下詩宗元季避地蕭山天兵下平江始還故里仕至戶部侍郎其詩文有金鳴槎軒太史等集行於世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李畢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康鄭僖遊僖竒其才以女妻之避兵金華翱翔永東二邑間國初有司奏補國子監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永康魁山下講學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不以貧屢介其意天台徐一夔嘗評其詩云其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踰盛唐矩矱識者以爲確論門人唐仲暹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

貢友初性之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師泰之從子也初以胄子除簿尉有剛直名後補閩理官元亡高皇帝徵錄師泰之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改名姓居會稽躬耕自給或勸之仕默不應卒門人私謚曰貞晦先生

太常張來儀羽 徐賁附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吳興以詩約其友人徐賁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繞郭羣峯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山東洪武初仕

至太常寺丞兼署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詩文奇古尤善画葬九里岡湖學教授金華童冀銘其墓徐賁字幼文蘓州人因張羽之約遂遷烏程之蜀山詩有北郭集以吳中所居在北郭故也當是時高啓楊基與羽賁齊名時稱高楊張徐

太常少卿高士敏異志

高異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寓居嘉興師事宜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之祐為文有氣骨成一家言以薦起鄧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為翰林編修累

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謚文忠。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陳遠字中復、濮之郵城人、生而穎悟、讀誦一過輒不忘、弱冠游學宣饒間、從中書左丞韓伯高受易、得專門奧旨、工草隸、得晉人筆法、藝事無不研習、而尤善模寫人物、過四明、愛其俗尚淳厚、遂家焉。太祖耳其名、召至闕廷、命寫御容、稱旨、賜金帛、以文淵閣待詔歸里。成祖繼統、復遣中貴驛召入覲、賜賚益厚、憫其年老、賜歸、遠爲人清峻、剛直、毅然不可犯、而意度閒雅、接之則和氣藹如、故士大夫多敬慕焉。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桑慎字仲修、世居常州、遷嘉興、性孝友、苦行力學、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見事廷諍、朋友有過、輒面折之、以行部海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人議、罪謫瓊州安置、已而召還、卒於家。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邵伯正先世汴人、宋南渡、居高郵、洪武初徙家嵯縣、由鄉舉爲南京戶部員外郎、善經賦、出納惟允、以廉能稱。

尋有令江浙人不得官戶部遂謝事歸杜門好書善敦族明宗纂敘圖系剡俗爲之歸厚云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高岳字彥高本畏吾氏高昌裔也大父事元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岳博學有才華儀容秀整人望而敬之工草書丹藥卜筮之術無不研解洪武間薦知雲南縣免官寓家嘉興之魏塘子孫今爲魏塘人

會稽二無名氏

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爲樵者寓若耶溪日鬻薪兩束足食則已食已往畫詩溪沙上畫已輒亂其沙人惟之一日忽從後抱持乃得讀其詩云夢入鵝班覲紫宸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一爲僧寓雲門寺不知其所由來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牀泛舟四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留一字此兩人者疑皆建文忠臣晦姓名而逃者也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兒

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半弃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克然有得乃下筆為文章浩瀚有奇思鵬騫海怒令人不可正視歷試不偶於時益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咏尤嗜臨池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嘗遊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家焉自號赤松山農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大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山俱文雅克稱其家

鄧吏部林

鄧林南海人初名善觀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成祖更名之曰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歸居於武林詩文為一時推重

行人司副唐子迪志大

唐志大字子迪上海人嘉靖辛丑進士奏名三甲第五例當得華要之階時母老乞南曹冷局以便就養遂得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而母病

依違者久之遂上疏乞終養歸敦行色養之道躬親稼穡
稽糝豆於圃種魚於池以給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
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弗受也閒居樂志自謂三公
不易遂無復有用世意方與二三同志擬結社山中爲
終老計而倭從海上起矣初倭寇之來不滿百人東南
人不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志大歎曰寇玩我矣
且貪吳中富後必大至因作海防議其言鑿鑿切中肯
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歎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邪遂
秘之甲寅寇果大至聞吳興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與

羣從弟妹子婿居焉旣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
闢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
及于指而志大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
心力無何而疫作先母夫人志大朝夕扶持得無恙而
妹婿與季父輩相繼淪逝志大不勝哀痛親護二喪衝
冒兵刃歸葬故鄉復趨還吳興遂及於病竟不起嗚呼
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
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志大乃合其族以身任之間
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志大之風有不知媿

者乎志大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肯爲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于以私於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徃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畜卽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湏俟其敝乃更爲之至於賑給貧乏如恐不及其人異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憤彼此唱酬典雅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又輯

高廟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或云關中人眉宇炯炯冠岸獨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委心其學僻家人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爲詩豪宕孤騫前無古人遇名流勝士輒唱和擊鉢限韻響未絕而詩成語率驚耳一時詩名噪天下中歲好游嘗徃來西湖茗雪間踪跡大半寄山寺中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且好談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顧益喜願與之交後買

田茗溪之傍居焉。建業劉麟龍霓咸徒居湖。與吳克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茗溪五隱。人欲與之思且被。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劉麟字元瑞，金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知紹興府。時中貴劉瑾招權納賄，天下諸郡邑爭輦寶貨走其門。麟獨清亢，自負絕不通。瑾憾之，拮據微細，奪其官。詔從中下，士民間之，奔走號泣，爭斂千金為贈。麟笑曰：昔寵一錢，今與寵孰多？爾輩以古今人不相及耶？麾去之。越人感其德，肖像祀之，名曰小劉祠。蓋配寵為大。

劉云既免官，悅。雪川山水遂寓居長興。適歲飢，晨炊不繼，士大夫相與謀曰：可使劉元瑞飢餓於我土地耶？歛粟贈之，笑而不受。瑾誅，復起累官，至工部尚書，立節慎庫，宿弊盡剗。宦途所至，勲業卓然。至居林下，蕭然一室，清苦砥礪賦詩自娛。尺牘蒸麗，人爭寶之。李默作坦上翁傳，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袁武選永之袞

袁袞字永之，長洲人。生而奇穎，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嘉靖乙酉，應天鄉試第一，舉進士，授武選主事。觸

忤當路。編戍湖州。表至吳興。寓居城南之峴山寺。搜奇
弔古。悠然自適。後人以其所寓處。稱爲胥臺。讀書樓。蓋
因號以致思也。

行人薛尚謙侃

薛侃字尚謙。揭揚人。操行純固。夙慕正學。嘉靖間登進
士。官行人司司正。時世皇帝前星未曜。有識者憂之。
侃具疏。草有定國本辨人才等語。當是時。永嘉方柄國。
而貴溪新有寵。永嘉患其偏已。思去之。未有間也。適有
裨得侃疏。草者。密獻永嘉。永嘉入言。上。此夏言所爲。

將導薛侃上疏。不數日。侃疏果上。上大怒。急捕侃。

御平臺親鞠之。令其必引夏言。侃厲聲曰。疏萬罪。皆臣
侃所爲。何與他人。拷至死者再。體無完膚。竟不變詞。

上尋亦庶知其妄。乃釋貴溪。而罷永嘉侃。以狂妄褫職。
於是朝野人士。皆重侃勁氣。瀕死不易。詞有古烈士風。
侃素慕王陽明先生學。早出其門。精思力踐。師門以勇
銳見稱。旣以罪廢。遂徙家於杭。築天真精舍。以祀陽明。
而時與同志講學其中。且爲戒於後。曰。此講學公所。後
世王氏薛氏子孫。世世無所與。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 戴經附

施懋字以德應天府人善詩文以鄉貢授龍泉學諭歷
孝豐知縣致仕官無全貲家無留業挈其妻子寓秀水
之醋坊橋懋嘗從南都侍御戴簡庵學乃與其子經爲
忘年交後以詩歌相唱和往來益密遂相依以居年七
十七以壽卒經爲營葬於大彭之野

兩浙名賢

卷之五十四



卷之四